

2023年1月24日，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中）就申请加入北约举行新闻发布会。

供图/ICphoto



碰撞土耳其，瑞典“入约”被迫停滞

文/钮松

2023年2月2日，美国国会两党一些参议员致信总统拜登表示，在土耳其批准瑞典和芬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之前，美国国会不能支持向土耳其出售F-16战斗机。这是美国国会首次明确、直接地将向土耳其出售F-16战斗机与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一事联系起来。2022年5月，瑞典和芬兰同时申请加入北约，但这需获得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北约成员国的一致同意。然而，土耳其不仅一直未批准两国加入北约的申请，近期与瑞典之间的矛盾还愈演愈烈。例如，2023年1月21日，极右翼政客在土耳其驻瑞典大使馆附近焚烧《古兰经》；

同时，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还出现了侮辱土总统埃尔多安并支持被土认为是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库工党）的政治集会。作为回应，土耳其取消了瑞典议长和国防大臣的访土之行，一些土耳其抗议者还在瑞典驻土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门前举行集会并焚烧瑞典国旗，埃尔多安甚至强势喊话“不能再指望我们支持其加入北约”。土瑞之间令人目不暇接的这些冲突，有着多重因素的深刻影响。

加入北约的“最后一公里”

早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

的爆发便已使瑞典和芬兰这两个北欧中立国产生了警惕与忧虑交织的复杂心情。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的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坐实了两国对其地缘安全环境走势的判断，为两国的“入约”之路提了速。瑞芬两国都是老牌欧洲强国，未能像其他北欧国家那样成为北约成员国，是特殊的历史际遇所致，两国在历史上与俄罗斯有着复杂的关系和频繁的武装冲突。1991年，在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和苏联解体之后，美苏两大阵营间的军事政治博弈结束，瑞芬两国面对后冷战时代的新形势不断观察、权衡与抉择，最终在乌克兰危机升级的背景下，转而期望加入北约，以获得某种集体安全保障。

北约的扩容需要其现有30个成员国一致同意，这是一项硬性指标，瑞芬两国能否“入约”，取决于是否能获得所有北约成员国的认可与批准。提交申请后，其他成员国很快便开了绿灯，只有土耳其和匈牙利未予批准。据外媒报道，2022年11月，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曾表示该国支持瑞芬两国成为北约成员国。因此，土耳其所拥有的“一票否决权”便成为两国“入约”之路“最后一公里”上的唯一障碍。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中的伊斯兰大国，近年来与北约之间矛盾不断，它显然是把瑞芬两国强烈的“入约”诉求当作了实现其核心利益的重要契机。经过多轮谈判，土瑞芬三国在2022年6月正式签署备忘

录，规定瑞芬两国不支持被土认为是恐怖组织的库工党、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和“居伦运动”，并同意解除向土耳其出口国防设备的限制，以此换取土耳其对两国“入约”的支持。按照议程，新一轮三方会谈应于2023年2月举行，但此次土耳其与瑞典关系出现的挫折使该会谈机制被无限期推迟，瑞芬两国“入约”进程陷入停滞。

多元表达触及土政治“红线”

瑞典政府对于加入北约意愿强烈且充满紧迫感，然而该国的民主政体使其社会内部的多元诉求和表达往往与政府有着很大不同。在瑞典“入约”的关键时刻，这些多元表达对土瑞关系造成巨大冲击。

此次土瑞关系急转直下的导火索之一便是极右翼政客在土耳其驻瑞典大使馆附近公开焚烧《古兰经》。2023年1月21日，拥有瑞典与丹麦双重国籍的丹麦极右翼政党“强硬路线”（Stram Kurs）领导人拉斯穆斯·帕鲁丹利用参加获瑞典政府批准、在土驻瑞典大使馆附近举行的集会之机，公开焚烧《古兰经》，引发了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伊斯兰世界各国的广泛谴责。帕鲁丹的行为旨在通过离间土瑞关系与煽动瑞典内部的反伊斯兰情绪来给瑞典政府施压，从而使瑞典政府的“入约”之路搁浅，并进一步点

燃移民政治的话题。这并非是帕鲁丹的首次“焚经”行为，2022年4月他在瑞典城市北雪平实施的“焚经”行为曾引发持续数日的骚乱和一些伊斯兰国家的抗议。

土瑞关系恶化的另一个导火索便是同一时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支持库工党的集会。在这场同样获得瑞典政府批准的集会中，抗议者高举巨幅红色条幅“我们都是库工党”，并公开声称“我们将继续反对瑞典申请加入北约”。有社交媒体视频显示，一些库工党支持者在集会中还做出了侮辱埃尔多安的举动。这无疑触碰到了土耳其政治“红线”。在土看来，瑞典政府批准极右翼和库工党支持者的反土集会本身就是不友好行为，“焚经”和侮辱埃尔多安更是一种巨大的挑衅。虽然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和外交大臣比尔斯伦特分别对这些事件进行了及时谴责，并极力避免其波及瑞典与土耳其的“入约”谈判成果，但终究难以如愿。

芬兰将“单飞”？

土瑞关系的恶化及瑞典“入约”的暂时受阻，使芬兰处于尴尬境地。瑞典与芬兰在加入北约问题上动机相似、步调一致，这有利于两国协调步伐并提升与北约成员国谈判的效率。正因如此，土耳其、瑞典和芬兰形成了三方会谈机制。

但由于土瑞关系遭遇连环挫折，三方会谈机制被土无限期推迟，这也对芬兰产生了事实上的连坐效应，但芬兰不愿自己的“入约”之路被他国所阻。1月24日，芬兰外长哈维斯托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宣称，芬兰的首选仍是与瑞典一起加入北约，但若瑞典加入北约的进程长期停滞，芬兰必须准备好重新评估形势。这一说辞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芬兰在“入约”问题上要采取“单飞”方式的揣测。不难看出，瑞典与芬兰已因土瑞关系的恶化而产生了一定嫌隙，而瑞典也可能会独自承受来自土耳其方面更多的压力。

不过，虽然当前土耳其对瑞典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但这并不意味着瑞典的“入约”大门就此被关闭。事实上，自瑞典申请加入北约至今，该国已与土耳其进行了数次交锋。其间，土耳其对瑞典的要求不断细化，例如希望从瑞典引渡具体某个人，这引发瑞典不满。1月8日，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谈时，公开表示无法接受土耳其提出的这些要求，因为这违反了瑞典法律和国际公约。经历这些事件后，土耳其也会重新评估土瑞关系，认识到对瑞典“要价”太高有可能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土瑞双方都应拿出政治智慧，平衡好彼此的核心诉求并实现双赢。■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